

桑名前
修遺書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緒言

白河文學ノ盛ナル生等夙ニ之レヲ聞ク然レモ其跡邈焉タリ其存スルモノ幾許ゾ歲月ノ經過ハ之レヲ朽腐ニ属セシメ之レヲ埋滅ニ歸セシム此生等ノ愛惜措ク能ハザル所ナリ抑モ亦タ後進ノ因テ以テ感觀興起スベキモノ同郷先覺者ノ遺稿ニ如クモノナカルベシ生等菲薄ヲ顧ミスシテ敢テ妄リニ諸先覺ノ遺稿ヲ編集セントスルモノハ今ニシテ之レカ保存ノ法ヲ講セサレバ今存スルモノト雖モ終ニ復得ヘカラザ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恐ルレバナリ是レ一ハ以テ同郷先覺者ノ名聲ヲ不朽ニ傳ヘ一ハ以テ後進獎勵ノ資ニ供セント欲スレバナリ希クハ同志ノ士贊助セラレントナ

規約ヲ定ムル左ノ如シ

- 一 諸大家ノ遺稿ニテ詩文ハ勿論其他隨筆雜錄逸事等一切採集シ得ベキ限リヲ採集シ以テ同志ニ分ツテ毎月一回十五日ニ發行スル
 - 一 但シ採集及經費ノ都合ニ依リ紙數ニ多寡アルベシト雖モ大概半紙判十二行廿五字詰廿枚内外トス
 - 一 月費金十錢前金タルベキ
 - 一 材料ハ可成的多カラントヲ要ス故ニ當本部ニ於テ未タ所有セザル材料送附ノ方ニハ其冊子一部ヲ呈ス
- 附白
- 一 全部終結ノ上ハ各先生ノ詩文ハ各別ニ之レヲ卷冊トナシ保存シ能フベキ方法ニ從テ刷行スベシ
 - 一 一冊ノ紙數ハ豫メ期シ難シト雖モ同志者ノ増減ニ因テ紙數モ亦増減スベシ從テ成功期限ニ長短ノ差ヲ生スベシ依テ各位ノ熱心ニ同志者ヲ勸誘セラレントヲ希望ス
 - 一 校正ハ秋山先生ニ囑托シテ承諾ヲ得タリ



二十七日、巖舟解纜、波濤坦如坐席、水碧天翠、上下相合、左傍豫山、礁石林立、沙土爲風波所洗去、肉癭骨現、雄深怪麗、與世所稱勝概、可伯仲者、不可記其得幾何處也、右則防長衆山高、低相連於波外、有無之間、郡國舟楫、以晴明得便風、飽帆東行、水中有人、被髮黑面、眼光炯々、其沒也如鳥鬼、逐魚、舟子曰、是捕鰓者、腰縮數十尋、末頭係一桶、沒則拋之、浮則自抱以息、其形象非人、辛楚可想、雖然、非此則無爲生、生長都邑者、眼未見此狀、視爲不異、菜蔬、何邪、豫山欲盡處、號御鼻、石嶠作嶧、巨石怒撐、正與豐後佐賀關相當、佐賀關亦迤邐斗出於海中、一嶋又橫臥、彌縫而未合、蓋地脈相屬、而爲海濤所斷也、南爲溟滓、北周防洋、腹大口小、以吞吐於其間、宜乎潮頭銳利如劍戟、舟人恐怖、過此必賀、此日波瀾穩帖、菊地氏爲予謀者忠也、哺時達佐賀關、訪關跡所在、無復知

基恐甚

萬下恐脫石

處所八幡祠前群石一白一黑各以類相分界際分明無一石相
 欄入若有人淆亂則夜中還原所名曰基石濱謝肇淛所謂凝露
 臺手談池恐指此所也夜猶宿船
 二十八日從佐賀關至鶴崎相距五里皆肥後侯管內其在豐後
 國者為四萬治鶴崎歲遣亞大夫一人吏人若干名理政事其餘
 則土著人家溢郭商賈輻湊風土人物宛然侯國也肥後帶海於
 西東則接山故舟可以西發而不便於東駕譬以天草郡易之舟
 船帆檣凡候觀就時有用之具咸蓄於此有故城大友氏嘗被兵
 闔國城壘皆陷女將據此城自擐甲帥侍女巡視防禦號令審明
 島津氏兵雖猛竟不能拔府內城今以侯之封小規摹省約撤去
 羅城以為市聚大友氏累世霸圖之盛不可復見其彷彿宗麟時
 控引海外華蠻商客交易饒利西洋人宇留龜伴天連等乘是賣

之謂恐例

有

姦傳播天主教宗麟尊信迷惑失智邪說入我國自此地我源
 氏嚴禁邪妖排斥異端雖其築穴至今肅清距城三里曰濱市四
 方商賈以此月相聚為貿易百貨山積莫所不在關西交易盛者
 有三安藝嚴嶋讚岐金毘羅及是地也俗之謂三市宿逆旅坊間
 終夜喧嘩
 二十九日西行海岸路極細遶山腰出高崎山下大友氏鑿坐跡
 其處最險隘若牛馬相值不可避行是以欲上下則必大聲先呼
 示者行而過焉過此下山為別府為濱脇比々有湯泉生焉余浴
 別府曰能瘥百病濱脇不別設浴槽就海灣生湯所手自掘沙沒
 身其中能瘥打撲傷如神二峰突然衝天曰由布嶽曰鶴嶽其麓
 逶迤走接海數里草野不耕大石礪硯蒼黑枯瘦如歷焚燒又大
 石二條牆列四百餘步所謂石垣原慶長中黑田如水大友義統

戰爭處、道左有吉弘嘉平墓、墳上石龜藏牌子、書曰統雲寺殿傑勝運英大居士、傍書九月十三日字、義統將黨石田三成、嘉平諫諍再三、不可、三成果敗、黑田如水來討、義統戰破、嘉平曰、我當以死殉國、自帥軍防戰、遂死、土人感其忠烈、奉之建碑、歲時爲祭、又所請有驗、賽以熬米穀、田間男女方刈、江離、澍、潮、漑之、削爲絲以織席、關東所謂琉球、而西州皆謂之七島、抵小浦、投脇子善、子善爲中井竹山門人、竹山每稱吾門高足、相傳脇屋義助後、可謂貴胃、

九月一日、子善使門生二名導去、過日出城中、正勝寺、觀鐵蕉、庭雙生二株、岐出枝樞數百、幹大數十圍、是嘗大友氏盛時苑囿中物、後移此寺、鐵蕉大樹在和泉界津者、爲無儔匹、是亦無多讓也、二日、辭子善、子善使奴送至古書、所謂赤江地獄之地、其周回可

獄恐獄

十五丈、湯泉沸騰、噓泡盡夕、如飛星相迫、聲復似鼓小缶、中則縹碧、綠側太赤、其深不可測、古書既有赤江之目、千百年來、池色未嘗改變、十年前、池鳴波湧、飛沫射空者數日、尋又大風雨、岸崖塌陷、巨石大樹不見蹤跡、池色自是變、其中失赤、綠側獨如舊、上山數里、得二湯池、其一冷暖適中、可即浴、一則炎熱奇毒、救養者作架池上、瑩石四圍、通戶數尺、下垂藁席、使氣不泄、不闔、僕而入之、伏架上而取溫、能瘡痔濕瘡類、石垣村、雙丘駢立、側開窟穴、南者其口小、不僂則不容、入內視之、四旁結石、覆又以一大石、大可布六席、北者口濶中廣、隔成二室、每區四席、亦石圍、土人謂之鬼窟、南者女鬼居、北則男鬼處、子善昨爲余謂之曰、好事者觀鬼窟、多爲說、或謂古史所稱豐後有鼠穴者、抑是乎、余於諸國見如此者多、上古穴居跡而不足怪、然此特其大者也、宿裕村、

三日、濟道尻川、地廣人少、草野榛莽、或連數十里、氣象殆類下野、陸奧等、偶有村里、間之、非隸熊本、則竹田之屬邑、行五里許、得螺丘、山形殊異、當衆嶺之表、故行遠者、東迄周防國、猶能識認、以其隱見、憂客路之遠、諺云、遐踰周防洋、顧使人傷、歸渡周防水、望使人喜、古分郡時、以是山頂爲三郡之會、紵其所生之茅、以記疆界、於今茅咸各指其方云、山下有渠、長八九里許、廣七尺許、熊本藩士某建白鑿此、導源以珠山、以溉田數萬頃、野蔓化爲膏壤、享利者多、玖珠二峰、駢立雄拔、時々吐雲、自蔽其奇、使人注目忘倦、土俗稱、山下有泉、曰真珠池、環神祠鑿、雖旱歲不乾、頃者一旦枯涸、有得銅錢數千文者、蓋累年人之所寶、不朽壞以出也、宿玖珠、四日、曉氣淒愴、衆山悉晴、惟玖珠山生白雲、縷々不斷、隨消隨生、譬如續出、是頗奇、其他則凡山耳、數里行草茅、玖珠盡後、阿蘇現

前路傍松栢成林、短矮不長、間之、阿蘇常燒、每急風、煙氣擊搏、是以樹不能喬、阿蘇爲山、突起千仞、其巔窪然爲坑、猛火自焚、日夜不絕、如續薪樵者、比之淺間之火加烈、雖有登陟之志、非登三里餘、不得窮火穴、且以霖雨不晴、土人拒之、大明會典載、封此山爲壽安鎮、以建碑、今訪之無有、按、彼雖行之、我不之受矣、猫嶽、在阿蘇南、其山之奇、須命以嶮、而本邦無以嶮名、唐山有九嶮三嶮、斯山不失七八嶮之實、今茲六月霖、此麓崩、水大發、肥後一國、水之所被、淤泥充斥、下板黎坂、兩畔巖險掛空、下到仰望、山抱阿蘇一郡、古水不決、蓄爲湖、蛇龍水物、爲民之害、阿蘇神相山、穿低處以洩水、湖化爲田、其穿山處、今爲瀑布、後又禽獸害禾、民以爲患、神復狩以馭之、或斃墮水、因名其瀑布曰數鹿流、神之有功德、斯民深矣、民祀以爲阿蘇明神、延喜式等取以爲正祠、宜也、謂其祠官

曰太官司、元弘建武間、屢將兵勤王、稱白阿蘇太官司、皆是先祖、阿蘇祠、長屋板覆、局爲十區、顏曰一宮二宮、列以其次、至于十宮、帷幔皆畫鷹翎、是菊池氏服章、菊池氏數世有斯國、威名奮遐邇、祈神求福祥、奉帷帟什器以爲賽、是襲其舊也、祠前有二墳、土人呼爲陵、實爲神墓、旣已名陵、非人臣之稱、或其帝者乎、是所未詳也、距祠北一里、有小祠、曰霜宮社、阿蘇郡地高、霜早降、禾黍蒙害、是以每歲自七月至十月、使少女子就祠前、燃薪以壓寒冷、若有怠消火、繁霜直墜、熊本侯於板梨村置戍、閱人大嚴、從寬永中天草郡盜賊大作、而惡無籍之徒往來爲聚、有此事、宿內牧、其南有阜隆然、曰指冢、蓋京觀、然何年所築、未詳之、五日、內牧西南菹茹一里餘、曰常鶴沼、蓋阿蘇爲湖時之遺跡、水中生磚子草、土人八月下旬卜日刈之、先置數束於阿蘇祠中、衆

民爭取其餘、或爲繩索、或爲御牛馬之具、堅韌堪久、玳瑁以西至此、山深海遠、魚介稀賣、酒家燒蒟蒻爲下物、阿蘇郡以下坂至此、復下山、有二重山之目、風雨急疾、箬笠雨衣爲帆、脚先意而迅、投宿大津、夜寒、亭主貧無襟、出半掛一領借、以掩肩、則脚露、被脚則肩出、一上一下以終夜、六日、自大津至熊本、相去六里、平曠無陵阜、道幅十五步、直亦如曳繩、天下道路、其大如此罕見、民或犁道半爲畦、行樹松杉、大抵四五人圍以上、加藤清正築熊本時所植、以其老堅、嘗斬造舟無成、路右有立田將監故墟、今年白河決溢、嚙墟、山腹埤墜、窟穴數十現出、多橫穿深入、蓋地道之類、白河遶道左、湍浪滔々、自六月大水、不復澄清、草木根菱、冒在樹巔、是洪水所經、城闔所浸、人家破傾、衣糧流沒、於是擔荷舂鏹、運泥除砂、雖聞水之成災、不思如

此爲暴、加藤清政築熊本、竭人力、不惜財賄、專要其堅固、樓櫓起天際、蒼瓦粉壁、帶日閃爍、天下以浪華姬路熊本爲三城、道其宏麗壯嚴相敵也、清政初築、謀謂禍亂未艾、若浪華有傾敗、則奉豐臣氏退、以據是城、猶能制扼九州、足以偏安、嗣業、其忠筭秘計、雖可嘉之、不知天命有歸、謀無所施、方今侯國文學之盛、熊本爲首、是以欲駐以交文人、以水災未平、期之歸路、去至高橋邑、樟木多壽、大七八抱、不足爲異、東國所不有、人言此樹不堪歲寒、向者春寒風雪、樹巔咸枯、其是柑橘亦槁、是爲寬政六年、余在江戶、自正月十日至十三日、其寒之甚、着重綿就火、猶懷水、然則其年極東西海涯、天氣所施布同然乎、邑東有侯別館、依山臨水、其構華潔也、一水通海爲港、舟船湊集、有任載石灰、似石能燃、諸國所不見、筑後三池產之、用此多煮鹽炊飯、則帶臭、越後國所產之薪土、與

此相似、但彼土此石異已、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亦言斯物、路出山背、雨甚急、路狹石多、入夜無燭、前途遠近所未記、無聊亦甚、下山茅屋十餘家、曰近津、道其近海、清政恐有水害、欲有戒心、以名之、余欲宿、辭以無買米、乃以甘薯海錯充饑、七日、近津無船、取山道以發、意在求舟、故遍問瀨海邑里、抵宇和村、寺門前建碑、文用國字記之、其略云、寬政壬子、肥前國嶋原雲仙嶽大燒、山崩海湧、濤波衝肥後國瀨海村邑、一刷奪去、爲一片沙鹵之場、不復見有人家蹤跡、曠災速避者得遁、顧戀財賄、遲疑不斷者皆死、因書使警於後、海之插入二肥間、其狀如世所謂柄繪形、島原在其腹、宇和近津、旁近蒙災之地、附其背、腹之崩、背受其震、理所不免、清政名以近津、存戒也、於今則雲仙澄晴、使人有仰止之歎、而忘吐火降災之慘、宿腹赤村、古昔

殊一作特

景行帝討三韓，駐驛筑前，土人獻紅魚於行在。

帝見之曰：此腹赤魚也。自茲朝儀有腹赤費，土俗云：是所以名此地。然筑前肥後相距非近，筑前亦魚蝦國，而以為此地產，似無實證。但既腹赤為名，所產紅魚殊太頑異常，有不可誣者。村北有小祠，曰女石官祀。

景行帝妃，其海崖東西十里，名曰女石浦。

八日，腹赤無船沿岸至長洲，亦非官渡，便舟復無，與漁夫謀，買一艇，風正席掛，其餘如在枕席，往々見漁舟屯結，聚々扣舷，舟子曰：是網魚也。此海每秋初，火光生海面，熾如燒波，或絡繹往來，蓋壯觀也。名曰不知火。

景行帝嘗觀火光為紀，東為火後，西為火前，土壤肥饒，且以火焚燬為災，改火為肥，其聲同也。當船頭有白光一點，怪以屬目，樓閣次

第現出，嶋原城也。舟達多比羅，婦女雖嫁且老，皆存眉毛不別，宿三室，終夜聞潮聲。

九日，村落以是日祭土神，報賽歲物，成作餅餌以饗親賓，家々有白杵聲，每逢佳節益思親句，使人吟出感愴。至會津，會津村名也。島原地，中雲仙嶽，村里城邑周匝四邊，至會津，雲仙餘勢既盡，山單而表裡皆海，地脈欲絕，財續，蓋要地也。島原侯置戍視行旅，寬永中，耶蘇賊天草四郎唱邪教，惑眾作亂，據島原天草，爾後條禁奉邪教者，尤嚴處法。自此西去，土磯确少田，依山蒔蔬，又以漁為業，網罟暴乾，巷上腥風撲鼻，宇喜村西南帶海，空濶冥茫，雖島嶼無入看，惟知波外有唐山已，田間山茶方開，花至實熟，收取竿之為油，宿矢上驛，驛中為官道修治砥平。十日，日見山，酒店懋寧接簷而造焉，以近長崎，奢豪之俗已可見。

下山入溪，跨溪以石梁，梁甃石起之，下開上合，以成二間，其狀似目鏡，俗謂之目鏡梁，是已爲長崎，其地方一里，其西地乃拆海水入之，故其形如燕尾，重屋累居，切海溢山，唯恐不相容，官開互市利，引夷蠻于此地，其餘利之及編戶富庶如此，主德見如圭，如圭爲宿老，其職掌互市之事。

十一日，土人方爲諏訪神祭，鹵簿儀衛比王公，興神厨巡街衢，觀者拜跪叩頭，男子十歲許大者，四五人爲朋，盛服踏歌，凡有三十餘朋，中有唐言唐服，謂之唐人舞，唐人出觀，最悅而見之，辨髮胡服，容儀鬪率，不識先王之餘俗，復何所在也，吉村迂齋來語，好學不仕，教人食餽。

十二日，芳澤武卿、彭城清八來見，清八其先楚彭城人，避明季之亂以歸化，命世主譯事，見主譯者皆非善經學文章者，特筆記唐

言通俗者，以字數類聚，自童稚而誦之，足以接話，唐人則止也，其人固非士類，有韻致者亦稀矣，武卿南部人，遇遊在此地，以其與余同國，喜相見。

十三日，諏訪祠前張散樂，過見之，衣服帳幃華麗駭人，諏訪祠之於長崎，鎮守神也，耶蘇教入國既久，頗傾人心，故欲以法禁之，以教導之，今祠官祖青木某，有關異之志，建議起此祠，時僧隱元亦蹈海來歸，官特崇信之，使知所依歸，隱元統出于黃蘗，於臨濟曹洞外別立黃蘗派，是亦所以使斷絕耶蘇教之一術也，邂逅永富充國，此人能文，五島侯之文學也，遇佐坂士禮，余在江戶，與士禮同窓，皆學義如兄弟，不圖握手相見於五百里外，過至崇福寺，長崎平地，市鄙搏地，寺觀倚山，墳墓在半腹，回瞻之，東南北皆丘隴，中元墓祭，必持酒菽，到墓前，舞蹈歌謠，是俗之陋者，使外國人

觀我俗如此、非復美事、崇福寺、所謂唐寺也、垣墻堂宇、壯鉅堅朴、片瓦隻木、繩墨既成、舟載來造、不歷我工匠之手、扁額題聯、多隱元即非之手書、門側有關帝堂、以此日禮瞻者多、嘗住持夜夢、關帝謂曰、我鼻梁受創頗傷、汝請療之、住持走見其鼻、果傷、因補葺以祀、由是人稱此像爲活關帝、

十四日、抵立山邸、鎮臺所館、訪佐坂士禮、

十五日、游若宮、溪流下石、聲如鳴玉、其祠則祀稻荷者也、所以名若宮者、未爲詳、又至松森、菅公廟、緣垣雕刻精細、悉農商執業之狀、其側多長松、鱗甲皆如龍、

十六日、過芳澤武卿寓居、遂又過如圭別莊、觀菊、

十七日、拜

神祖廟、先是鎮臺相議、長崎者、夷蠻入港、應答禮重、若措置致謬、

非一國之羞、非依

神祖之威靈、而安能得鎮撫之、於是乞請以營造、自鎮臺頭目至宿老通事、以是日謁、

十八日、穎川清八來語、亦通事也、其先祖唐山穎川人、

十九日、過河合梅千多邸舍、是我外族、從鎮臺中川飛彈守祇役于此、

二十日、游崇福寺、觀唐人筆跡數幅、晚供酒饌、什器割烹、全倣唐、

二十一日、餞送河合梅千多、縣令高木作右衛門、籠養禽鳥、海外所產、又有風銃、非尋常裝藥發出之類、穿架中空、便可蓄風、設轉機引氣、風氣已實、轉機不復輪、以此爲度、送下彈丸、準以發之、彈力不及、藥發、才擊、燕雀、其響亦乾、

二十二日、穎川四郎多、清川某來見、亦通事、午後與四郎多游大

德寺、寺隣唐館、

二十三日、遊福濟寺、亦唐寺也、後山墳墓皆唐人客死者、是日唐人來祭、僧侶諷誦、用唐音、梵眼太鸞、祭畢、後堂引之以供酒、船主胡寧遠、費西湖、裁副蔣菱舟、皆吳人、頗有文字、介通事、通姓名、間目數條、疏荅皆舉、芳澤武卿亦與筆語、唐人辭去、僧侶送出石門、俯仰拜揖、余又至淨福寺、見水晶屏、鮮麗駭人、有東坡四時墨竹、及琴棊書畫游圖各四幅、皆名品、子昂唐寅等書畫數卷、真贋似雜、要待具眼鑑定、庭植椶櫚竹、

二十四日、佐坂士禮酒肴邀我、

二十五日、訪林百十郎、其祖林公琰、仕明升高官、及其滅、耻身事二姓、浮海投化、世為宿老、衣冠度量衡類、今其所藏、公琰將來之物、子昂墨竹一卷、其首大書修竹賦、書画二妙、百十郎曾祖道榮

亦有書名、藏其一軸、筆痕遒美、楸林達夫、拉余游清水寺、觀音閣後有碑、獨立所書、又過大音寺、睹開山功德碑、其文物茂卿撰、清人書字、

二十六日、謁見鎮臺平賀式部少輔、與我

公有舊、因延見予、

二十七日、過洪福寺、為瞻磯野子準墓也、子準在昌平學、忘年結交、嚮從鎮臺來此、罹重腿病、自知不起、述絕命辭、墓側立碑以雕、余至此不覺潸然、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雨、

晦日、高松南陵見訪、老儒也、乃扣松月菴、是淨福寺後院、見渡海羅漢面軸、未詳誰人所作、子昂作跋、仇英獨樂園、金谷園、桃李園、

潛

西園雅集圖、陳彭年王元美等跋之、

十月一日、有藥園、官之所開、草木咸唐種、恨時屬凋衰後、抽擢空枝、花葉難辨、又過崇福寺、見楸欒樹、

二日、迂齋武卿來語、

三日、千里鏡、海國要器、西洋製造多佳、余嘗奉命欲購求、匠人持一條來、累年舶來其數巨多、然如此物、匹儔甚罕、試見諸遠眺、乃携登福濟寺、望深堀野母等屯戍所在、咸來於咫尺之間、如手可以捕之、野母最遠、在七里外、其戍前立木楸、舟舶入港、則揭旗為號、深堀受而又揭旗、而玉浦、而長崎、俄頃以達、今分明見其設、若捨鏡徒見、玉浦以外茫洋矣、此器精妙可嘆、

四日、西洋館在出島、出島本無其地、西洋人埋海而自作館舍、倉廩、沙土木釘、一無求我邦、其國載來、其長曰加比丹、好樓居、每

柱挂硝版自照、又設硝橋一間、其前列硝壺、油藏、小白龍、白猿等、其南有書記室、以皮為紙、羽為筆、油為墨、文字蟬行、卷首在左、近世讀蘭書、通其言語者稍多、余不學之、則不能讀也、有戲器一坐、盤高與帶齊、方四尺許、一隅有穿、皮囊承之、赤白二丸、杏子大許、以挺衝之、或疾或徐、或二丸觸擊、周匝久之、有止盤者、有墜聲、以論贏輸、供蠻酒二瓶、蜜藏瓜二樸、皆異味、牢養牛羊、我邦無羊、牛亦形狀大異、鬣際有肉峰、有事擊響、又抵唐館、構造自官、每船主必別棟、扁額聯題、各戶充滿、有菩薩堂、中央祀天妃、裝嚴頗至、儀仗森列、堂前有燒紙塔、高三尺強、蜜灰塗起、狀如今俗所用行燈、上下通五六穿、有字紙、必投其內、盈即燒之、唐人重文字、故不敢妄作返魂紙、過費西湖館、西湖出迎引樓、席上列盆菊、張綿布、擬塔垣、如入花園、滿開團樂、清香襲人、鷄豚酒羹、珍異滿盤、酬

醉則醉後爲之、其始各異杯盃、請其吟古詩、欲謹聽之、固辭不敢、不識以吟詩比鼓趙岳乎、其爲人愷弟、似不設城府、拒吟詩、獨然、可怪、需其書畫、即作數幅、館中茶店酒肉、揭招牌以邀客、爲交易、有題南京茶食、其任何如、不得染指、五日、青木惠、德見如圭、粒余舟遊、是日秋氣激露、清風拂衣、山水長價、中流酌酒、詩歌唱酬、蓋壯遊也、乃援筆以記其概、舟及玉門、戍、又轉至蛭子祠前、上岸、慰祠官家、酒肉復薦、少頃夕陽沒山、水烟林霖、潤飾江山、復呈別段之景趣、初更始歸、近水人家、炯然點燈、所謂玉門戍、福岡佐賀二侯、間年更番、遣兵戍此、大抵長崎海水入山間、如胡蘆樣、戍去長崎一里、在其腰所、對岸置二戍、以防津要、設大銃于庫內、若遇有事、使排窓點火、大銃皆可發、岸下船廠相列、以備戰艦、又戍西每一里、砲臺對據、戒嚴詳悉、

六日、訪鉅鹿助五郎、展玩古書畫、助五郎祖魏九官、於明朝爲顯官、惡辮髮俗、避之我邦、其家藏來時所携之唐物、魏九官於我邦保壽長年、當其賀誕辰、唐山親故贈壽章書畫、皆繡成、又董其昌親迹赤壁賦十四幅、字掌大、七日、訪白龍道人、年七十餘、好作詩、自負曰、唐人某嘗觀我詩擊節、我詩勝唐人、八日、訪佐坂士禮、九日、訪近藤重藏、亦江戶所知、十日、游曇華院、崇福寺後院、長崎人士爲余饒送賦詩、始知小栗大進、小濱侯之文學、画人宗丹之後、十一日、林百十郎、小栗大進、檜原達夫來、從史游鳴瀧、在長崎東北、水從山間來、駕石而下、石高丈餘、如人之額、水狀類梳、下白髮

被面有題字、在額上處、曰鳴瀧、林道榮書、每夏潦盛、沙礫磨播、故字半滅焉、水落於石、莫不皆鳴、其聲不大不小、惟此宜聞、是以擅鳴瀧之稱乎、其北名龍岩、岩在山腹、色如淡墨、塗出雙角生枝、揚首守草、始欺真龍、使葉公見、必將走焉、又有一岩、望長崎於眼下、以石叩岩、則聲澹々然、久之然後響止、因喚名澹々岩、只恨就其間刻佛謚、曰某居士某大姊者甚多、下山墳墓累稱、有稱東海墓者、亦歸化人、家甚富、臨永訣時、謂子弟作墳墓、其墓削山成三級、瑩石圍側、雕鏤文字花鳥類、洪纖得宜、刀法極工、是以初營之也、歷年不成、土人諺曰、成得何其遲墓、定是東海之墓、夜歸、南陵達夫武卿等飲餞、

十二日、如圭舉家崇酒訟別、如圭百十郎四郎多武卿送至日見山、就亭子、開榼復飲、達夫誦明日相思無故人句、武卿和之、乃決

別、下坂數盤、如圭大呼曰、鄉國在天涯、君自愛、余不能仰荅、宿矢上、如圭使一奴猶共從、
十三日、反奴道前日所經、唯物候稍老、景致亦變、禾既悉歛、方種牟麥、男女被野、余在長崎、如圭勸薩摩行、藩學亦盛、余欲行、鄉書方達、阿母云、作明年首夏、度支君欲携家赴越後、汝歸莫誤期、於是薩摩行不能遂、我爲處士、無所係累、乃心約之、再遊、東歸、宿三室、

十四日、復至多比羅、買舟、以風波不可發、邑無逆旅、有一老媪、無別生理、邀宿遠客、得微利以糊口、投宿其家、日猶午、室亦陋、十五日、平明放舟、天氣開朗、仰顧雲仙金比羅、雲烟如帶、曩々然撓屈、離山即消矣、高瀨木葉諸峰、對岸出西北、與雲仙金比羅兩奇雙映、前望後顧、使分析一身置兩處、各得竭其奇、久之西風迅

急怒浪，斂舟，掀舞不能起坐。謂舟子曰：「江海上人，每慣風波，猶以此爲尋常乎？」舟子曰：「否，如此則罕有。秋冬際，動輒天氣俄變，舟人之所畏，乃勉執纜，漸遠長洲，取道高瀨，至木葉宿焉。舟中所望之山，列于道上，陰晴旣變，無復今朝奇。」

十六日到熊本，訪村井椿壽，不在。宿逆旅。天草豪戶某亦來宿，語其風土。

十七日，過大城壺梁翁，語江戶決別爾來事，悲喜不一，見息文多，爲時習館句讀師，乃留寓其塾，出訪村井椿壽，此人以醫鳴九州，陸奧津輕諸生來學者，前後數人，生於東海，學於西隅，能師致人弟子篤志，可兩嘉也。

十八日，壺梁翁延至別莊，其坊謂竹部，即眞郭巷，牆外接田園，禾稼尚在，棲畝，鳧雁就哺，不恐人，田外岡阜，楓樾經霜，濃紅欲然，乃

負

命酒吟哦，杉浦飯田諸子亦尋至，斜日極晴，霜葉加色，墟落含烟，趣更奇，秉燭乃還。

十九日，壺梁翁藏沈石田山水人物，休滎汲溪圖，董其昌詠蘭四絕，咸眞跡，趨見高木敬藏，辛島才藏，敬藏爲時習館督學，才藏爲時習館訓導。

二十日，飯田季札愛甲某，拉余游靈巖洞，入城門，有名百間堀，高數丈，累大石作之，下入上出，飽然如腹便，欲登者固難，加藤清政老臣飯田覺兵衛，森本儀大夫，威武卓然，特巧築城，顯名，此或二人所作，與覺兵衛始作角，豐公美其積戰功，更命爲覺，凡軍中豫取勝爲覺，復出城門，是爲西郊，有清政寺，清政墳寺，因名焉。清正生時，信法華教，背旗書南無妙法蓮華經字，敵常認見，恐懼，磨針以西山水潺湲，多生薏苡，茂竹修篁，往々聞人語，鷄犬，知有村。

落得金峯登之、黃菊野生開花、比詩裁者加蕭散、松杉夾磴、一直
究頂、前者跟脚、在後者胸臆、唇如焦、喉吐焰、路右土窪、樹毓、寒泉
微滴、有穴承而蓄焉、放杵其中、以供酌飲、蓋登者至此必渴、無不
飲也、絕頂有坐王權現祠、其額熊本先侯書、金峰孤立特顯、雖有
他山、但陪其脚已、於是遠望無遮、八代宇土天草等城邑、雖脚未
踏其地、今賴斯山、領略形勢、南下坂路、登者爲北坂、南坂、比北坂
更急、名曰眩猿、似水經注所謂猿從失工、捷類、人如轉丸、直至岩
戶村、有寺、左右石壁、高數百仞、雜樹就罅、隙托根、枝垂根迸、其間
安羅漢五百軀、洞口豁然在其左、中建觀音堂、上圓下方、方處可
布數十席、圓處鑄靈巖洞三大字、旁又有僧東海四字、較小、有印
章、不可讀、字適強刻亦妙、其以在高不可就打、所謂鼓瀑亦在斯
山中、以日將暮、不得到、

四恐有誤字

二十一日、過左田氏、見古箏、桐色古蒼、形制亦較異、裡面雕字二
行、惟可讀壽永字、其餘漫漶難辨、曰得之米良山中、余舊聞米良
在肥後東南、重山複嶺、溪間散處、有數百戶、殊不與山外通、距今
百餘年、世始知之、以隸官籍、其俗長劍短衣、儼然武人、古器戎服、
藏之者多、或謂平氏遺胤也、觀之於此、琴則見其言之可信、過高
橋邑、見其宰齋藤高壽、爲人磊落、恢放、有古俠者風、喜刀劍、磨礪
裝飾、手自善之、試斫甲冑、品其利鈍、子弟納交二百人、名之豪傑
黨、呼高壽曰豪傑魁、
二十二日、訪境野嘉十郎、觀犬射、射圃在城樓下、周回四百若干
步、柵圍堅牢、門在西南隅、書記亭在北、二人坐對簿、衆馬南列、手
擁弓、腰插矢、監察二人亦騎立兩頭、奴牽犬出、就中高處、衆馬進
圍、監察揚鞭曰、叱、奴解繫、犬乃走、衆爭射、犬之狡者、巧出人右、使

難射於是或迎或還馬蹄繽紛一整一斜趕以射之監察視其中否謹告于書記蓋古射儀也中古以來失其禮肥後薩摩二藩存之爾

二十三日城南渡白河堤上多楓映帶箐林有榎垣女塔高一丈所苔蘚蝕石文字有無且不可知女古娼妓善和歌一時名人清原元輔等多與之唱和其屋檜樹皮以覆且圍之以風流遭人賞士君子猶傳不滅其實踰于庸流乎所未詳也天明癸卯年工斫石於山遇坑中有篋其蓋有題曰檜垣女像自作貽後意此婦生交文人死留像圖後名而爲此慮乎歸時過辛島才藏時習館諸生會集賦詩屢滿戶外樓曰朝爽金峰在西秀色可攬

二十四日壺梁翁杉浦某欲浮桑湖其勝所舊聞心甚慕乃續二人發距熊本一里湖水太清水皆發此地非別承源流葭藁旣枯

鳧鷗恣泛沿岸亭館悉是富家別莊放舟命罟師得小魚温酒擊鮮壺梁翁俯延手摘取水苔曰是所謂水善寺苔染醯醎之味甘岸上有水善寺所以得名已而酒盡矣買村釀亦美薄暮醉歸

二十五日見井上平八其人敏於學特邃濂洛說能通習世故是以早登要路

二十六日抵高本敬藏來語者四五名皆彬々文學士也方今侯國一切據武爲政不以文進退人物肥後獨以文藝取人故人材方盛有天巧行丸者狀類黃雀卵有小孔鍼眼許大海之所產玉石類然未審其爲何物記以質博物者

二十七日游竹裡園諸子爲余餞

二十八日至藤森祠門側有一巨松清原元輔守肥後時手自栽於此繁茂旣久三十年前就彫槁矣有碑記林道榮所撰文且書

二十九日辭熊本、東北郊平陸、道路獨卑、如行甬道、土人云、此國至清正、更作道路、使如是、當其出兵、欲敵不知、村落中有設門家、是藩士土著、以別平民、菊池郡治隈府、隈府亦菊池之兼稱、肥後有熊本、久摩郡、隈府、聲皆同、地名多用斯聲、求之古言、則或有意義在、所未詳、隈府有池、周回數丈、池心生水、仰涌泡起、狀如菊華、因以氏地、菊池氏累世治於此、寂阿武光以來、以忠誠雄武特顯矣、後爲大友氏所亡、人家繁富、上田膏沃、猶其餘業哉、有即來樹、喚曰將軍樹、是懷良親王手折枝插地、枝葉根柢俱生、至今鬱然造天矣、人若臥其下、則夢中不覺轉移原處、蓋有靈依此而有然云、宿村豪宋氏、其祖事菊池氏、雖今至瑣尾存民間、尙祭菊池氏、歲時不忘、菊池氏累世墳墓、在正觀寺、正觀則武光之謚、以是名寺、爲武光創造也、寺有老栴一株、其下乃所葬武光之處、古碑斷

壞無存、宋氏捐財更建碑、方碑龜跗、其制全模、湊川楠公碑、藪孤山撰文、而濫江右內書字、其餘之碑、則在寺東南、泐剝傾側、無文字可讀者、以世數數之、則似無闕者云、蓋方

皇統西判、南北分爭、天下士反復無定操、終始一心於

王室者、蓋新田楠那波結城等、而子孫數世忠義不變、菊池氏一家耳、其德深入民心、雖野父蕘兒、敬謹不敢入兆域、過前則必趨、寺側田往々犁得古瓦、有菊花紋、疑寺古大刹瓦覆、有呼犬射場地、菊池氏講武處、

十一月一日、至宋文五、觀古書畫數品、有假面刀鐔、古色可愛、嘗於菊池墟所得、余欲上墟、墟東去人家數百步、陵阜隆然、呼曰龜甲、旣犁爲田、有二井、皆智矣、上方僅未犁處、遺礎爲堆、是乃征西將軍懷良居館址、土人非跣不履、其南地高、有老杉三株、日內裡

杉懷良非帝者、以親王鎮九州、通使明朝、明朝封日本王、勢比帝王、是以呼之謂內裡乎、山崕在北爲箭筈嶽、連綿於南爲鞍嶽、二山雖不甚高、以菊池氏著於世、有馬元章有詩曰、箭峰新月隨弓影、鞍嶽行雲落馬前、去墟北半里、有北宮祀八幡神、藏團扇、以皮制、懷良軍中所執、又有木像十二軀、冠帶蹲踞、每軀有銘、曰大願主肥後守藤原武朝、願主藤原氏、應永癸未六月一日、
二日、過澁江右內語、其先居肥前有妖孽、
稱德帝使之禦之、有驗、後移住肥後、有水獸稱河太郎、九州最多、害人亦夥、其物如獼猴、滑液被體、時出與人相撲、前者輸、則後者尋進、愈輸出至數十百頭、而不已、竟使人困頓勞廢、雖有人救至、盡感恍惚不復辨人事、然特渠嬉戲耳、至其殺人、則潛伏形骸、牽人沒水、扶取臟腑、澁江氏有方術、若帶其符章、則河太郎畏而不近、

是以熊本侯聘之、給廩米數十斛、爲濟民害、右內出示其所著菊池風土記三卷、核實可喜、河太郎、唐人所謂水虎類、
三日、有藏聖像一幅、亦菊池氏遺物、薰沐拜見、畫雖不甚巧、古色亦可喜、其幅背書曰、文明四年二月吉日、孔子堂附之、藤原武運、今田畝中呼學校田者、蓋孔子堂故迹也、菊池氏累世忠孝隆盛之美、乃知由教育有資、而非虛行焉、食時辭去隈府、山鹿驛東、巨巖角立、樹生其頂、如髻插簪、以有不動廟、曰不動岩、又地數里、土稍高爲崖、有竅穴十餘、方正深廣、咸稱尺度、大可納粟百斛、蓋人造、夜宿南關、在肥後北界、在昔北畠某據肥後筑後間、常以兵爭、菊池氏置關于此、以壓疆界、北關則在筑後內、過南子江者語、四日、訪中子文、禺中發南關、有肥後筑後界、立標路傍、過此、風土民俗、減肥後數里、抵清水寺、安觀音、相傳草創在京師清水寺前、

以在僻陋、知者甚稀、有川曰鹿野、呼舟以渡、是乃矢部水上流、宿志久、

五日、雨雪霏々、肥後高山其頂皎白、李獻吉所謂起望、昨遊處、惟見滿山雪、不圖光景迫眞、道在松樹中、秋時生香菌、國有厲禁、不許採摘、九州中、筑後最爲平行、四顧寂寥、荒廢稍多、東北隅、獨有山相連、其究處爲香良山、大樹鬱葱、堂宇高低、武內大臣廟存焉、如登此、則旁近勝形可領略、欲即探之、有岐路、一東一西、東則通香良山、西則達久留米、得一則失一、爲之踟躕、既而決策、與有山川登頓之趣、不如爲人物風俗之觀也、久留米亦一都會、始官以筑後一國封有馬立花二侯、凡每國田數、公私必異、公數常縮、私數常伸、立花侯先公數自取、故有馬侯封地特大云、筑後川橫流平原、兩岸堤防、數十里不斷、於九州爲大河、有筑後次郎之稱、

以次坂東太郎也、坂東太郎、謂利根川也、方其上流、遙望玖珠山、發源豐后、可知、彥山巋然接空、昨夜雪、如覆銀甕、至其他山、則峰稜崖角、勢緩者盡埋、其急峻未悉沒、以見其高低淺深之概、抵木口村、有大道來合焉、是長崎官途也、踰二筑界、初更宿湯町、有湯泉故名、其言町者、去太宰府遺址近、其盛時衙衙及此乎、

六日、發湯町、天拜山當北而在焉、其頂稍平、高樹駢列、菅公登此、祈天處、蓋畏其遺靈、草木爲之不刈也、入太宰府地、華表以內、民居兩畔、挾道、菅公廟前、老樟深鬱、二天門、回廊、拜殿、皆備焉、焜耀闕壯、結構華潔、側有一室、題曰浮殿、歐陽恒所書、浴室額、趙即之書、古人所謂惡札、於今以數百年物、人猶重之、一池灣然繞其外、有橋而通焉、凡神廟有池、曰神池、其制似倣古學官泮池、池畔下榻、煮茶待客、憩氣象酷似江戶神田湯嶋等廟、廟西山嘴、大石欹

灰、林木根、菱、纏其間、頗幽深、有塔半蝕、苔、題曰傳衣塔、寺僧曰、昔公陞天後、埋其遺衣於此、古者

王朝置宰府、前後遣官員、不可知其幾、十百名、獨菅公蒙讒憤激、忠義之氣、凝結爲神、百世廟貌、精禱有驗、不亦盛乎、廟南有山、突然入雲、曰寶滿山、土人云、有橘姬故事、我未詳其所以、然足以爲斯廟壯形勢也、又北連山中、有石壁如劈、鳥道一線通其上、是爲高橋、紹運故墟、紹運爲薩摩見圍、城危在旦夕、薩摩勸降、昭利、紹運義如鐵石、城陷遂死、百世下聞之、猶感慨、今觀此墟、壯士莫不泣涕、立花侯近命、藪孤山撰文、樹碑、觀音寺、今一野寺耳、蓋與宰府爲盛衰乎、菅公詩所謂鐘聲、今僧絕無敲擊、佛堂中置大石磨、重數百千斤、非人力之所能磨、名之曰鬼石磨、然其實經菅宰府時、磨土作瓦磚類云、又至都府樓蹟、山擁東北、西南平野、遺礎

數十基、羅列田間、礎大方二三丈許、石質美澤、傍近州郡類此者無有、土人曰、其或唐石乎、蓋田間爲妨、可移者既移矣、此特留存重大者也、想古無侯國、以九州力致之一府、故其壯巨如是、而臺榭門廡、與此稱、則不亦壯麗崇峻乎、聞田塍溝渠、往々出古瓦、瑩類有鐫天平寶字者、予欲必得之、草間水底、以杖撻抉、其已破裂五六寸許大者甚多、忽遇陂塘塌處、蒼瓦起頭地中、大七八寸許、滿面有人字紋、凸起一平字、是或天平寶字之文、而失上下、予獨語嘆賞、盛裝中自擔、宿雜所、七日、雨霰、山嶺雪深、北風亦急、寒不可言、抵博多、其富華繁庶、九州第一、其民多工匠、隔川即福岡城東門、門西、野市亦昌、蠻舂船、舶、昔集於此、朝聘貿易、沙背織出、內抱港、外防濤、鹿島補其闕乏、如開門戶、而有外屏、韓人所謂十里勝、和歌者流所謂海中路、皆

是也、若良辰美景、放舟游此、其樂如何也、恨寒風砭肌、不可復久立、博多郭外、沙路平如掌、長松群崑、有寺、扁門曰西都法窟、又得一門、題曰救賜萬年崇福禪寺、相傳、寺舊在宰府、及黑田侯入福岡、移寺于此、乃始知扁額西都語、非必僭稱、謁箱崎八幡祠、題曰敵國降伏祠、北面隔海對朝鮮、古者三韓屢寇、筑紫欲藉神威靈壓也、又謁香椎祠、祀

神功皇后、二陵挾路、問之、曰、南者、

神功皇后討三韓、獻馘作京觀、是也、北者、埋后兜冑、名之兜冑、其上有石製兜冑、承以木、其木亦化半成石、每三四里、必有石井、瓦屋欄杆圍、扁鐫甚固、豐公發軍朝鮮、歷涉此地、頓營鑿井、是水皆是也、黑田侯先自豐公時始有大國、遂裸將於我、是以不敢忘舊、使其餘瀝不褻用、其忠厚亦何異也、宿青柳、

八日禾稼未刈、鴻雁鵲布田、此年穀多不升、是以未收、待司農巡閱、然使禽鳥飽、我不知其解、所至沙路、不覺失官道、誤左、宿于蘆谷、此爲蘆江口、

九日渡蘆江、往々見舊墟、筑前之於九州爲形勝、是以蒙兵禍亦數矣、至若松倉廩數十屋、民人群至、出入米穀、青柳以東、郡縣租稅、廿萬石、盡以轉輸、水陸便宜、外爲玄界洋、內爲黑崎江、更倉山崑江上、嶋嶼羅列、可謂名勝也、未知古人品目表出已有之否、宿小倉、小倉於九州、在其首、而承中國尾、可以控制彼此、實爲要地、治則禮以厚接、亂則武以扞蔽、小笠原侯國家舊臣之胄、而鎮此城、與平侯復在中津、翼衛之、不識封建之初、孰能參議大謀、廟筭之妙、足以折衝也哉、城南有足立山、昔者別部清丸、奉使九州、手足俄癢、不能起立、山有湯池、數日浴、疾盡瘳、因以氏山、湯池今

無有問之、變為冷水、十日、風波悍惡、船不可放、及晡時、乃報風小穩、或欲發舟、若欲同之、即至、余坐船窓下、欲有窺之、寒風自北、其疾如箭、以射罅隙、人皆伏船底、無敢起坐、已而得引島、又得岸柳島、有佐々木岸柳宮本武藏者、皆劍客、同舟渡津、共論劍術、竟於島中鬪、岸柳死、因名焉、始論岸柳夸而不讓、武藤謙屈如不能者、而鬪則勝矣、各島以負者、蓋惡其夸而貽誠也、日既暮、北岸燈火煜々不斷、二里所為下關、人家櫛比、倉廩出尻、御海涯、古書長門作穴門、中國九州相距一里、自北海至南海、必逕於此、如往穴中、是其所以得名、然若此水不通、則南北往來必將經四國九州外、犯險艱、費日月、其不利者不可測、天開此地以福斯民、大矣、宿逆旅、周防國有上關、故此云下、其曰赤馬關者、兼稱也、

開一作關

十一日、上阿彌陀寺、曰天皇堂、相傳葬

安德帝之處、堂中藏

帝神像、及異本平家物語、世所謂長門本是也、老松數株、直聳造天、名曰隱文字、蓋此地隔水正對門司村、古關址所在、登是堂者、為松蔽遮、所以名此樹、檀浦平氏所殲、欲往而弔、以謁住吉祠、取道山北、不果、住吉所謂長門一宮也、創祠此地、在祀和泉界之前、長府城、

王朝所置國府、今毛利小侯治、其先讓嫡居庶、世以為賢、海岸有二嶋、草木深秀、左曰干珠、右曰滿珠、相傳二珠古之寶玉、

神功皇后討新羅、新羅進兵接戰、投于珠、潮退而舟膠、投滿珠、水漲而舟蕩、是以大勝、今以珠命島、未詳其故、余欲往萩城、岐入北道、日暮雨降、行樹結蔭、雲光亦黑、高低不辨、困頓特甚、宿四郎原、逆

旅亭主曰、古者此處有豪族、所謂長者、名四郎、故以各地、又相子
曰、子恐是薩摩人、余問其故、曰、子頭髮溝大、髻小、所帶雙刀、長者
甚長、短者甚短、風度盡是薩摩人也、乃撫掌共笑、
十二日、歷秋吉村、山白石林立、形狀類太湖石、又有黝者、襍其中、
遭尤奇者、摩玩不忍捨去、盛一顆於裝中、地陷窪然者數十所、必
犁種牛房、其他則草野、牛房產此、味美、稱曰秋吉牛房、名品也、宿
萩城、
十三日、風雪、
十四日、觀明倫堂、規摹頗壯、孔子祠堂、廣業堂、庖厨皆具焉、講武
場亦列側、有碑、故督學山縣公孺所撰、見贊官中村某、山縣庄內、
及學生十餘名、明倫堂在城門內、他邦人不許敢漫到觀、我
公之與毛利侯、啖戚至親、以義同一藩、特使寓目焉、大夫有號八

家、邸宅壯偉、可比江戶八九萬石侯伯第舍、山陽一帶侯國皆富、
迨士庶人、抄甚貧者、

十五日、抵城東、觀北溟、是日風急潮驕、波浪驅雪咆哮、衝岸翻倒、
其勢欲捲地并去、宜乎北海諸州、秋冬後絕航也、導者云、朝鮮相
距殊非遠、漁艇遠出、往夕見山峯、彼國漁蝦、亦遇颶風、輒漂到、年
多有、

十六日、城南一里、有寺曰龍藏寺、觀音閣榜、揭所謂緣起、其略曰、
天平中、京師有營繕、天下咸赴役、長門太守大發丁壯、踰衆竭力、
一大白牛、殊負大木巨石、頗勞疲喘急、

天子憐之、休放無復驅使、爾後長門牛、獨用耕耘、已不敢載重走遠、
又必生白牛、則送此寺畜養、若或惜而不贈、則家必有不祥、白牛
好食素紙、似羊、大抵長門通石見山多野狹、民居溪間、雨行襪襪

如雪、以木槿皮製之、除官道外、咸五十丁爲一里、與伊勢熊野同、仙臺則六丁稱小道一里、卅六丁稱大道一里、國中道里不齊、有如是、寶辨嶽、爲周防長門界、群山遐邇相列、一々必可有名氏、遠人獨單、欲問無人、惟南海一碧、不問而可知、下山爲山口邑、山平頂者曰高峯、大內氏墟也、大內氏盛時、禮樂制度、竊比朝廷、殿堂輪奐、藏珍積寶、亦擬京師、招延縉紳、敦聘儒雅、然道德不講、倫常不明、禍起蕭牆、數十世雄霸業、一旦燔滅、竟屬他人、余有懷古詩云、喬木造天知故國、世臣滿位抱他腸、嘗爲賴霞崖所賞、

十七日、人家隣並相接續者、特古者劇市開巷之趾耳、其餘五家十家、各處整列、相成街衢之家、不如他村落向背自恣也、見石壁數百步、竹樹蒙茸、圍繞麥田、疑其爲廢苑、問之、大內氏別莊、猶有

十餘石、橫臥狼藉、蓋園池所有焉、土人指其一二、曰船石、曰帽子石、大率以形肖命之、箐林中有庄七郎墳、七郎嘗諫諍以死、民感忠君之義、不忍壞圯、傳以至今、然不詳其年代事實、又有基址、狀如受柱之礎、蓋古有祠廟之類、然不可知其何神之所安、平蓮寺在舊城跡、隍水四圍、但通一路、檐下揭榜、以戒凡寺中草木勿剪、伐之、名銜連署、皆大內氏老臣、如信宿尋古、則必有可悅、農商稼居士流絕無、欲問而不能也、有川跨以石橋、是昔時外郭、有石偃臥、如可能受、一石又客其上、帖然不動、名曰重石、得二大剎、曰勝地院、曰善祥寺、勝地院後山、建

神祖廟、有名終山、大石攢立、皆黝黑有澤、過此、又得一佳山、肉勾骨高、直上刺天、其明媚如洗出、是曰西山、以在官市西、因名焉、韓人嘗望曰、奇哉此山、必當生偉人、曩者周南鶴臺皆產斯下、土人

稱韓人有識，韓人又嘗過州里，曰：此地昔富今貧，我見知之，人間其故，蒼云：舊屋大，新屋小，可謂眼目知所穿也。鱗川方舟五艘，鐵鎖繫住，架木板爲梁，南爲三田尻，北爲官市，兼稱防府，古國府趾，人家鱗次，街衢縱橫，菽城老候館於三田尻，士大夫亦宅焉。昔公嘗遷筑紫，以風波惡，繫舟留此，觀山水雄麗，嘆曰：我雖躬往宰府，如魂魄眷戀留斯地，土俗依其言，建廟祠享祀不輟，銅瓦朱柱，繚瑤彫鏤，有碑，周南撰文，旁有假山，曲池奇石，美木，國分寺亦廣大修潔，古昔每國有府，府外必建國分寺，須皆雄闊，今大抵荒涼衰微，不過一野寺，於防府獨見古時彷彿，有石井，欄而護之，有碑，曰：昔公嘗泊，待便風，屢游寺，主僧請公自寫作，公乃汲井磨墨，飯田居謙者文也，賜馬浦在寺南，即昔公所解纜處，宿富海，十八日，道在山脚水涯，老松怪岩，佳處亦多，但風雪疏密，江山明

常

暗，隨增價，隨減價，難爲一定品評。德山，毛利侯支封，劣小市聚耳，過此，往々海面嶋嶼基跣，葱然生樹，村中有大石，圓而蒼，如狗伏背，高爲樹華表，題曰拜石，蓋神或馮依，致人禱祈乎，宿呼坂，十九日，上下山谷間，土色皆赭，川高平地數尺，甚類畿內風土，得欽名山，石路盤屈，凡數十折，其絕頂穿石通道，此阪於中國險艱爲第一，吳子所謂地機也，降此，溪水決々，自橫澗來，與行人並流，驟絕聲，音怪伏窺，溪水皆滲漏，爲枯渠矣，土人曰：是即伏流，距此東五里，復發岩國城，德山以東，溪多架石梁，以其石易得也，岩國城，地勢狹隘，人烟夾川，無餘地，跨川以橋，橋長三十餘丈，作五大柱，每柱疊大石，高三丈許，鎔鉛補填罅隙，其形上銳而下方，上不銳，則受水而必激，下不方，則載橋力弱，柱間數十丈，棟梁交架，鉸釘綴之，狀如羅網，初架橋如尋帚者，夏水暴漲，即破，吉川氏患之，

與僧某謀、共極巧思營造、爾後無復圯壞之虞、僧某者、吉川氏聞法僧、人名橋曰錦帶橋、言其美也、又名曰筭盤橋、言其形肖也、晚

投宿山公鷹、小野道濟來語、二十日、小瀨川、小舟以渡、唐山所謂步者、意應此類也、是為安藝周防界、續日本記、

聖

武帝天平六年、制安藝周防二國、以大竹河為國界、今以小瀨川、即古大竹川乎、周防長門皆毛利侯封內、每一里、必樹木標、錄其里程、自下關至此、凡州有六基、余欲見嚴島、陸路盤陀、買小舟、捷而且便、風波恬靜、四望有山有水、有近有遠、酷得位置、亦一佳境、
椿至嚴島、以有天女廟、亦謂宮島、島中不殺生、麋鹿游陌上、類犬豚、獼猴走屋、噉友相鬪、

